

教友眼中的司鐸神父

陳思穎、安中玉
廖潔珊、丘建峰

引言

南美洲著名小說家加西亞·馬奎斯有一本小說，名為《獨裁者的秋天》。這部小說所以引人注目，原來是它的敘事觀點，極其創新，名為複合敘述。一般來說，小說中的我，就是一個主角，而讀者就是跟隨這個主角的角度來看小說裡的世界，但是在《獨裁者的秋天》中的「我」，是不斷轉變的，因為作者要嘗試把人民當主角，而人民是由無數個「我」組成的，所以小說中的「我」，一時是鄉村大嬸，一時是教書的知識分子，而在無數的觀點變換中，就可以看出人民，如何理解獨裁者的所作所為。

當我們收到《神思》的邀稿，也曾想過不同的寫作方法，包括眾聲喧嘩後，一人執筆，一位寫就而成；最後的決定，卻是約定若干的準則，各自表述。特別要說明，這個「我們」，是指一同為公教報「學神」專欄寫稿的幾位教友，雖然是「我們」，但是每一個人在信仰的認知與立場，都各有微妙的不同與相同，所以我們雖然都是教友，但是各自眼中的司鐸神父，可以相當不同。

當然，我們不可能採用複合的角度來表達各人如何看司鐸神父，但是透過各自表述，相信讀者可以在自己心中，把我們以下四段文字的觀點，融合起來，我們相信，這就是「教友」對司鐸神父的期望了。

四段文字由四位教友撰寫，但是我們不一一對應，哪一篇是誰寫的。因為，這裡想表達的，不是某一個人如何看司鐸神父，而是

一個組合詞「我們」，如何看神職。當然，我們更希望，這個「我們」，不僅是學神這個小團體的幾個人，更是能代表更廣闊的「我們」。

(一) 忠貞的生命

一襲曳地的會衣，在居住及服務的處所內，他必然穿着；恤衫加上神職的領帶，外衣襟前長期扣着一個黑白雙色的修會徽章，在外出時，這是他給自己預備的恆常裝束。晉鐸四十多年來，他一直以所屬修會的會衣、會徽為榮；或更好說，他是以自己的信仰、所屬的修會、會祖的芳表、以及歷代會士的榜樣為榮。他是如此這般的忠於信仰。

三十多歲剛晉鐸後，在他的內心沒有怎麼盤算過要在哪一個工作的層面上為信仰服務，一切當聽從長上的委派。但出外傳教這念頭還是在腦海中浮現過的，他也跟省會長反映過。可是，會長卻派遣他出任本地一所名校的校長。他要重新修讀一些教育課程，考取相關資格以服膺這職務。一投身，就是三十多年。校長而校監，校監而又校長的身份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是修會的委派，但另一方面他也絕對聽命，他強調跟從會長的意見是不會錯的。他是如此這般的忠於服務。

接近七十歲時從學校的職務上退了下來，回顧過去，縱使多年來在校內也有進行推廣福傳的活動，但他總覺得在他個人的信仰生活中，傳教的色彩不夠濃厚，但又可以怎樣？不已經是從前線退了下來嗎？當下可以做的只能是更熱心地為聖召、為福傳祈禱。在過了幾年半退休的寧靜生活後，這幾年頭裡，會內加入了多位兄弟，他再次得到任命，被委派協助培育這群為數約三十位的修生。這一樁並非易事，但他是從心裡喜歡這任命的。他可以具體地與修生們分享信仰，也可以與他們共度團體的信仰靈修生活，這都是他一直

所嚮往的。是年，他年屆八十了，體力肯定不及當年，但傳教的心火卻仍然旺盛，這從他分享與修生一起生活的種種時，不經意流露出的喜悅之情，可見一斑。他是如此這般的忠於信仰傳遞的使命。

他曾在祈禱中問：「主，這任命不是來得晚了一點嗎？早些時日發生，也許我會更明白年輕人的思想，與修生們的關係會來得更投契、更密切，也許會得到更顯著的培育成效。」然而，他很快得到了答案。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年輕的修生們把他看作是大家庭中的祖父，對他多了一份格外的尊重，也特別聽他的意見；他與小伙子在生活上，尤其在信仰生活上的分享，沒多少隔閡。他再一次以信仰的幅度印證着說：「這是天主的意思，祂有祂安排的原因。」他是如此這般的忠於對天主的信靠。

我曾一次問他：日後得見天主，可有不解的事情要問祂。他一點也掌握不到我的意思，反過來問我：爲什麼要問？還是同一句：「祂有祂安排的原因。」就那麼的一回，我再沒有向他提出相同的問題；也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再不會問天主關於「爲什麼」的問題。

人的生命中充滿了大大小小的練歷，能否做到忠貞不二，可以是莫大的挑戰。這位神父緣於對信仰的忠貞的表現，使身邊的人都得到一份感染。他是葡萄牙籍，多國裔的道明會士謝天仁神父（Father Lionel Xavier）。

（二）笑、出聲、犧牲

兒時家住有吊頸嶺之稱的調景嶺，鄉巴簡樸，美麗自由。我家一住十五年，村內一樑一柱都是那麼相近，卻各有不同。我一家五口，二百尺，沒有煤氣爐，只有火水爐；沒有自來水，只有自挑水；沒有泳池，但有大海；沒有風箏場，但有公廁頂。村內沒有自行車，只有木頭車，大街小巷都是熟悉的面孔，熟得不想再打招呼，一笑而過。

笑。也忘了他第一次的笑容。他的笑，總是給人一種真誠的感覺。對！是一份可依靠的質感。就這樣，我的小學和中學的課餘時間都在他處幫手。他是聖母聖心傳教士，比利時籍的馬偉良神父（Patrick Masschelein）。我在調景嶺聖母升天堂當了八年輔祭，眼睛也被吊爐乳香薰了八年，練成金睛火眼，過目不忘的神功。這八年間，我看過他笑，亦看過他兇。他兇，是真情的兇，是為教導我們這群做錯事的小鬼而兇。他的兇是為迎接他的笑，因為他的兇總會引來我們的竊笑。兇的兇不了。說實在，我也記不起他教過我們什麼，只記得他堂區辦公室的擺設，只記得他主持感恩祭的神情，只記得他從辦公室步行到聖堂的一舉一動——手持聖經，謙恭有禮。這一點一滴，我都記得很清楚。他沒有高調，總是平淡的活，有多複雜的事，他總會擺平；遇到不對的，他會出聲。

出聲。自中學畢業，搬離調景嶺後，也沒有再聽過他出聲了。多年後，我聽過他說：「身為神父，應該支持民主。」闊別多年，又聽到他出聲，不高調的出聲。當時數百名基督徒在香港回歸中國統治十二周年之際，重申對普選及民主作出訴求。身為聖母堂主任司鐸的馬神父說，他參與遊行是為與香港人一起爭取普選。他相信耶穌若生活在現今的香港，祂也會參與遊行。他的再出聲，再次敲響我的心靈。原來一直影響着我的這位神父，他的言行是跟我這麼的近。他的魅力不在於神學知識，也不在於他的職位，而是在於他默默耕耘的真誠，還有的是他跟生活的接軌。當年不少師奶很容易跟他談上半句鐘，談的都是家庭軼事。我們一班小鬼也很容易跟他談上半句鐘，談的都是我們的鬼主意，他都願意犧牲休息時間，跟我們「鬼混」。

犧牲。自離聖母升天堂後，政府開始部署清拆調景嶺，我因事忙的關係，亦不知道這位老朋友去了何處。直至在公教報上看到報

導，才知道馬神父去了外蒙古，才驚醒我這位良師原來一直都是在繼續他的犧牲。開發蒙古這個新的傳教區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據梵蒂岡電台訊，蒙古的傳教站是從 1992 年，由三位聖母聖心會士開展。由於蒙古冬季寒冷，很早天黑以及聖誕節不是假期，因此聖誕子夜彌撒和聖誕日彌撒都是在下午 7 點鐘舉行。彌撒中採用的蒙古語經本是由一位剛果籍的聖母聖心會神父率領的翻譯小組翻譯的，經本在香港付印，由馬偉良神父親自攜帶到蒙古。

談到這裡，我的心是熱烘烘的。我為有這位常笑、出聲和願意犧牲的良師而驕傲。

(三) 看見·看不見

多年前，一位修女分享她的聖召，談到一位神父穿了洞的鞋底。

事情是這樣的：讀小學的修女家貧，沒有錢交學費，神父知道後，給了一點錢，讓修女可以繼續上學。然後，神父帶修女一同跪拜聖體，修女就看見，神父的鞋，原來已經穿了一個大大的洞，可神父沒有用錢來買一對新鞋，卻幫助了她。

就是看見這個大洞，讓修女終於成為修女了。

到新約聖經中，有關基督的顯現，原來在希臘文中，顯現一詞有三種文法上的變化，其中兩種都是指基督「被顯現」，即基督的顯現並不是主動的，反而是宗徒把復活的基督「認出來」。為什麼宗徒能看出基督呢？神學家認為，這是反映了信德的重要。初期教會認為，我們所以能夠認識基督，就是基於這份信德了，而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厄瑪烏的門徒，與主的相遇了。

修女所以成為修女，正由於她有這種「看見」的能力，能看到一個大洞，並不僅是破鞋子的意思，而是一份深愛，一份願意犧牲

的深愛。當我要說教友眼中的司鐸神父，我先自問：我是否從信仰的角度去看他呢？

生活在教會內，我經常都看到聽聞神父的「壞事」與「壞話」。你不難知道，一百個神父，有一百個凡人的缺點，甚至在缺點這一項上，遠勝於凡人。那麼，是否代表神父就不能代表耶穌基督呢？

我想起保祿的外號叫作「雷霆之子」，而讀保祿的書信，你不難看出他老人家的脾氣是不太好；我想起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他叮囑羅馬人不要理會自己死到臨頭的哀求，要硬起心腸讓他殉道，因為他擔心自己死到臨頭時，會懦弱退縮；我想到熱羅尼莫的忿怒，讓身邊的人都害怕。還可以想到今天的司鐸種種難看的舉止與語言。不過，我還是用信仰的眼光來看他們，也就是：即使在日常生活裡，他們活得如同你我般那麼多缺點，也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最重要的時刻，是否散發出基督的風采呢？

我想起甘浩望神父，特別是他所寫的絕食日記。在弱小者需要的時刻，他無聲地挺身，做基督要做的事。從來不認識他，也沒有親身接觸，一切都是來自文字與影像，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與他相處，會否覺得此人不可理喻或非常無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曾經行事像基督，思想像基督。

所以，教友的眼睛，不是一個普通人的眼睛，如果我們真心相信，教友同時也有三重職務的話，那麼，教友要看的，不一定是言語優雅的神父，不一定是行事果敢的神父，更不一定是知識淵博、地位顯赫。

但是，一定是在最重要的時刻，如同基督顯現一樣，讓我們心熱如火。

(四) 司鐸之美

我甚為欣賞的司鐸，都總是魅力十足的，每次見到他們，我蹦蹦跳跳的嚷着跟他們握個手問候一下。他們有的外形魁梧，且常弦月掛面，和藹可親；有的瘦骨嶙峋，卻事事領先；有的詼諧幽默，談吐風生，聽他講道理就是種享受；有的沉默寡言，仙風道骨，字字金言寶訓……同是司鐸，也是「一樣米養百樣人」；同是善牧，也是「各有各精采」的。那麼，他們有沒有甚麼共有的特質，使得光芒四射？……好像是有，但說不出來。是外表嗎？是說話技巧？是性情？是資歷？是才幹？……這些都好像是，但卻又非必不可少的。究竟可否從他們身上找出一些特質，使我如此欣賞他們？……是有的，總說不出來。

耶穌召叫了十二位性格各異的人跟他「行走江湖」，走遍南北，攀山涉水。他們就只是遊山玩水享受人生嗎？據福音記載，耶穌跟門徒走進人群中，驅魔治病，復活死人，撫慰人心，愛貧扶弱，宣講主訓……一切的行動，都為人燃起希望之光，將天國臨現人間。耶穌的一切行動，也正是教會的傳承，耶穌怎樣作，門徒也怎樣作，今天宗徒的傳人也怎樣作。

這只是一份工作嗎？不是，他們沒有酬勞的。這是一種犧牲嗎？不是，為他們反而是一份尋獲。我倒喜愛說這是——一種內化關係的流露，一份愛的關係的流露。門徒與耶穌的三載情，保祿與基督相遇的動心，萬千聖詩著者的情懷，都是由一種關係一份情作始，手寫我口，行表我心，他們都有將耶穌基督引薦給人的熱情和渴望，都衷於將這份恩義存保和擴展。

一次拜會在內地服務的一位外籍傳教士，十多年前先後辭退了相對安穩的堂區職務，隻身北上，要與被社會所遺忘所摒棄的一小

群智障成人爲伍，神父現已年過八十，由於身份敏感，不隨便到聖堂施行聖事，每天只在房間獻祭。他八十大壽那天，特別申請在主教座堂主持榮壽感恩祭，這樣的慶祝爲他來說已是莫大的恩典，使他感恩不已。神父帶我們到他的「家庭」中參觀，介紹他的生活，聽他娓娓道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學員們「在一起」，「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偶爾停電時，一起抵熱，不分你我，你吃甚麼我吃甚麼，電視播放甚麼就看甚麼，學員問甚麼就答甚麼，從不嫌棄，毫無埋怨，也活得快樂。神父也大方讓我們看看他的房間，這個房間，睡覺在這兒，閱讀在這兒，辦公在這兒，獻祭也在這兒，當我想向神父發問哪兒來的力量、愛心和能耐，一瞧辦公桌中央放置的一本聖經，一切都清楚明白了。

這份說不出的特質就是這種流溢了！耶穌基督本來就是那麼的吸引和可愛，司鐸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所流露的，就是基督不可言諭的魅力，而這種魅力，並不是因爲說了個精采絕倫的講道，或作了個轟烈的公義行動，而是他「懷有基督」。這份內在的關係並不能以甚麼事功堆砌出來，也不是能以閱讀填補，卻將心扉打開，讓基督主宰生命，活在祂的話語中，一切行動都是與基督同住的果實，都是這份內在關係流溢。司鐸的魅力源自基督，關係之親密無可指摘，在天主的愛海內生命豐盈得滿溢出來……這就是我眼中的——司鐸的美！

結語

爲什麼信仰是可信的？爲什麼有人願意投入信仰中，即使飽受苦難？正如耶穌基督的福音，並不是憑空而立的喜訊，真真實實的信仰，必然是由活生生的人，以自己的生活來見證。這可能是日常行事，也可能是關鍵一刻，這可以是來自言語，這同樣能來自行動，但是最重要的是，這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以自己的生命，見證以傳授的。